●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5年3月26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培訓導賞員

愉韻度曲

梁君度

何洵瑤作為嶺南畫派楊善深的高足，籌備畫展並決定開班培訓導賞員的舉措，無疑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和創新價值的行動。

培訓導賞員，首先為推廣嶺南畫派藝術搭建了一座堅實的橋樑。導賞員作為藝術與觀眾之間的溝通紐帶，能夠以專業且生動的方式向參觀者介紹嶺南畫派作品的精妙之處。對於大多數觀眾而言，欣賞藝術並非易事，若無專業的引導，可能會對畫作的內涵和價值一知半解。而經過培訓的導賞員能夠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從畫作的題材、立意、構圖、筆墨、設色等基本元素開始講解，讓觀眾逐步領略到嶺南畫派藝術的魅力，從而激發他們對這一藝術流派的興趣和熱愛。學會欣賞國畫是導賞員的基本功。通過培訓，導賞員能夠掌握判斷一幅好畫的標準，從各個方面去品鑒國畫的優劣。

對於國畫的水墨運用，這一極具中國特色的藝術表現形式，導賞員的深入理解能夠引導觀眾感受到水與墨在宣紙之上交融所創造出的神奇韻味和獨特意境。從更高的層面來看，培訓導賞員還有助於提升觀眾對藝術作品的整體認知水平。導賞員若能從格局、意境、內涵等角度去剖析作品，觀眾便能超越表面的形式，深入到畫作所傳達的情感和思想世界。這種深度的欣賞體驗，能夠讓觀眾與藝術家產生心靈的共鳴，進一步豐富他們的精神世界。此外，如果導賞員具備豐富的學養，能夠介紹中國畫歷代的流派、代表人物作品，以及風格特點等，那將為觀眾打開一扇更為廣闊的藝術之門。觀眾不僅能夠欣賞到眼前的嶺南畫派作品，還能在歷史的長河中追溯中國畫的發展脈絡，了解不同流派之間的傳承與創新，感受中國繪畫藝術的博大精深。

●何洵瑤作品《循循善誘》。　作者供圖

何洵瑤培訓導賞員的創舉，不僅是對嶺南畫派藝術的傳承與弘揚，更是對大眾藝術素養的一種培育和提升。其讓藝術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走進尋常百姓的生活，讓更多的人能夠親近藝術、理解藝術、熱愛藝術。相信通過這一創新之舉，嶺南畫派藝術將在更廣闊的舞台上綻放光彩，為中國繪畫藝術的繁榮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九九歸一

眺弦雅音

姚珏

3月15日下午，我率領香港弦樂團，以及逾百位香港基層學童在香港科技大學逸夫演藝中心舉辦了《全為愛音樂會》，這場音樂會是「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音樂能量+計劃」9周年成果的集中表演。當天的演出高潮，就是我帶領150個香港基層學童在舞台上，與香港弦樂團共同演奏了《祖國，慈祥的母親》。演出結束後，現場1,000多名觀眾響起熱烈的掌聲。而參與演出的孩子們也手持閃亮星光，象徵着音樂點亮心靈，為他們指引人生的方向。

2015年我首開風氣之先，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帶領香港弦樂團發起並推動了《音樂能量+計劃》，這個計劃通過《弦光展現》音樂訓練、《美樂共賞》社區音樂會及《全為愛》音樂會3大項目，讓超過800個基層學童免費接受專業弦樂培訓，並以演出惠及全港16萬人次弱勢社群。計劃不僅打破經濟壁壘，更以音樂為橋樑，點亮無數基層家庭的心靈之光。

這個計劃能堅持9年很不容易，中國傳統就有「玄生萬物，九九歸一」的說法。「玄」就是道的意思、就是宇宙萬物的原理和規律，「九九歸一」就是說宇宙萬物最終都要回歸到道上來，這是宇宙的根源和歸宿。因此，「九」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崇高的意思，比如講皇帝的「九五之尊」，另外它和「久」諧音，也象徵着長久和永恒。我想9年之後開啟新的篇章，確實需要「九九歸一」，更好地回歸初心，不僅僅是點亮更多基層孩子的心靈，讓他們在音樂中成長成熟，汲取正能量，找到新方向。更重要的是讓更多的孩子也能成為「照亮他人的星星」，用生命影響生命，傳遞星星之火，對國家和社會作出更多貢獻。

這次我們的音樂會，早期計劃中的一些學員雖然已經考入大學，但仍然特意回來參加，成為一次匯聚不同世代的大聚會。十多名優秀學員還和香港弦樂團共同完成了高難度的德伏扎克的《弦樂小夜曲》Op.22。他們還自己在台上做司儀，分享他們過往的經歷，他們都覺得這是一個大家庭，在裏面認識很多朋友，覺得很開心。我深受感動，看到這些孩子在不同的崗位作出貢獻，更是完成「從受助到助人」的角色轉變，我想這也是這個計劃最強大和生生不息的力量。

當然，這個計劃的成功要感謝太多的機構和好朋友。除了賽馬會始終如一的支持，還有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香港上海總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香港福建社團等等，都熱心地出資為孩子購買學生票。「眾人拾柴火焰高」，基層孩子們不僅可以學到音樂，也有很多機會可以走出香港，走到國家和世界的舞台，得到不同的人生機會，所以他們進步得特別快。今年4月16日賽馬會成立140周年，這些孩子們還將有機會與港樂的專業樂手一起演出，展現他們的才華。九轉功成，有了音樂能量，相信每個孩子都能奏出自己的時代華章。

人之所悟因在局外

水過留痕

少爺兵

由於戲曲再度受到眾多觀眾的關注，這門被視為「小眾娛樂」的中國傳統藝術文化，早已在國外如法國巴黎等地閃耀着它的光芒，連帶內地有戲曲底子的演藝人在工作層面也多了一條「賽道」。

除了大家已知的內娛一線女星李沁曾是昆曲花旦外，一首京腔《回馬槍》則是「京劇青衣」郭雨昂的首本名曲。前陣子，「京劇武生」鄭業成更被山東衛視安排與越劇花旦李雲霄合唱《白蛇傳．前世今生》，俘虜了不少粉絲。鄭業成的母校是中國戲曲學院，只是他已在娛樂圈這條「賽道」上競爭中，是粉絲們眼裏一位俊朗的男演藝人。

內地戲曲中人指出，京劇多以「硬漢」的形象示人，越劇就是以「才子佳人」的戲碼見稱，如古時的「武狀元」和「文狀元」並列，不過選擇在戲曲界或娛樂圈發展，則是個人的選擇，因為每個人在生存生計方面要承受的壓力大致相同。不過在工作方向的選擇上，相信大家都會多考慮發展機會、收入等的現實問題，這亦是無可厚非的。然而，戲曲頂流演員因為要「四圍去演出」，更要日復日地操練，若有大戲由自己擔正主角的，連見家人的次數也不多。

鄭業成表示自己也會抽時間去看別的劇團演出，吸收養分來「補充」自己，他不諱言地說：「曾去看過環境式國風越劇《新龍門客棧》《我的大觀園》，令自己明白到演藝人也可以透過鏡頭來表達演技，而戲曲演員在舞台上，因為跟台下觀眾或粉絲們的座位有一段距離，故此演技、唱腔、扎實的功底……就成為演出的『重中之重』。因需要跟台下觀眾的眼神交流搭上線，演員才不會你有你唱，而是彼此有所觸動，能夠看出不同『賽道』的分別有所悟，皆因在局外。」

其實，戲曲演員也需靠互聯網跟粉絲們互動，令粉絲們繼續追隨，人品和才華更是重要的一環。

百家廊

一盤鏊子烙大餅

韓小榮

父母去世後，老家院子裏空蕩蕩的。大姐家離得近，她經常過去收拾屋子，順便清除院子裏的雜草。那天，她打掃衞生，從床底下拖出來一盤鏊子，這是母親在世時，用來烙餅的炊具。母親去世後，鏊子成了閒置物品。父親生病那段日子，我回家照顧他，閒來無事，我在屋子裏找出好幾個老物件。家裏的鏊子，怎麼也沒找到。

有一年清明節，我回老家給父母上墳，進了家門，一眼看到了那一盤鏊子。鏊子的表面已經銹跡斑斑，再用來烙餅是不行了，我用砂布打磨了一遍，裏裏外外抹上一層植物油，用報紙包起來，放到了偏房的廚架上。原先的老物件，父親去世前，按照自己的意願分配給了兒女們。這一盤鏊子，是家裏唯一的「古董」了，留着做個紀念吧！

這是一款厚實耐用的鐵鏊子，母親說過，它的好處是烙餅不容易糊，缺點是費柴火。物質困乏的年代，鏊子是用來改善伙食的烙餅神器。人們用小麥麵粉烙出的大餅，筋道、爽口、噴香。用最簡單的烹飪方式，製作出最可口的食物，那是鏊子的獨門絕技。

《說文句讀》記載：「鏊，面圓而平，三足，高二寸許，餅鏊也。」我家的鏊子正是如此。把鏊子的三足平放到磚塊上，底部可塞進柴火，火苗在鏊子底下激情燃燒，鏊子的表面瞬間滾燙，用來烙大餅，不到2分鐘就熟一個。在我家的偏房裏，母親把雪白的小麥麵和成一塊大麵團，然後揪成一個一個的小麵劑子。麵板平放在4根腿的長桌子上，母親拿個低矮的小板凳坐在桌子旁邊，用擀麵杖把麵劑子擀來擀去，直到麵板上的大餅又薄又圓，才用擀麵杖挑起來，放到了燒熱的鏊子上。鏊子的位置一定要離母親近一點，鏊子燒的柴火是些軟草，需要不斷往鏊子底下續柴火，才不至於滅了火。母親擀着餅，還要翻轉鏊子上的餅，又要燒火，這一切都要動作敏捷，稍有不慎，餅子就會糊了。

夏天裏烙餅，鏊子底下火苗子亂躥，在高溫炙烤下，母親通常會出一身汗水。母親樸實無華，任勞任怨，生活的艱辛也沒有讓她愁眉苦臉，她總是笑着幹活，有時候還哼着小曲呢！她把烙好的大餅放到長桌子前方的蓋墊上，重疊在一起的大餅，積聚的熱量散發不出來，中間的餅受了熱氣浸潤，格外柔軟。吃餅的時候，從中間抽出來的每一張都軟塌塌的，老人孩子都咬得動。

我們一家人都愛吃辣椒。母親烙好了餅，再往鏊子旁邊的草灰裏扔進去幾個辣椒，一會兒功夫就會烤出香味來。把辣椒扔到蒜臼子裏搗碎，放點醬油、鹽、香油調勻了，捲到大餅裏吃，那是真下飯啊！大餅彷彿可捲萬物。捲土豆絲、捲大葱、捲鹹菜、捲蝦醬等，這些都是常吃的。夏天裏，有一道美味——辣炒知了猴，最令人難以忘懷。夏天裏的知了猴，是饞嘴孩子們的臨時美味。我們村裏有好幾處樹林子，那裏是知了猴的大本營。等到天黑了，拿着手電筒照樹幹，每晚逮幾十個沒問題。我經常跟着哥哥去逮知了猴。我膽子小，不敢摸知了猴的軀體，只能拿着一個大罐頭瓶子當跟班。哥哥拿着手電筒一邊照一邊逮，很快，罐頭瓶子就滿滿當當。

拿回家，把知了猴放到鹽水裏醃製一晚上。第二天，母親切碎了知了猴、葱花、辣椒，放到油鍋裏爆炒，香味頓時瀰漫了整個院子。母親拿出烙好的大餅，讓我們自己捲着吃。我總是喜歡拿着捲好的大餅去院子裏吃。家裏養的雞圍在我的身邊，咕咕叫着吃我掉落的餅渣渣，那是一種兒時獨有的樂趣。

我們全家人都愛吃韭菜餅。烙韭菜餅比烙大餅可麻煩多了，那得需要兩張圓餅把韭菜餡包住。韭菜餡放油、鹽，還要放家養的笨雞蛋，那樣才出味哩！把烙好的韭菜餅，橫切一刀，豎切一刀，形成一個大大的「十」字。分開來，就是4塊兩邊露餡的扇形韭菜餅，散發着天然異香，格外誘人。我們家的鏊子，除了烙大餅、韭菜餅，還能烙葱花油餅。冬天裏，地裏沒活，母親搞的副業，就是編製蘆葦蓆子。為了賣個好價錢，父親要騎自行車去外鄉叫賣，自行車後座馱着一大捆蘆葦蓆子，一去就是一整天。母親特意烙葱花油餅給父親帶上當午飯吃。母親烙的葱花油餅，也叫千層餅。製作千層餅是一項技術活，母親憑着多年的烙餅經驗，她烙的葱花油餅色澤油亮，層次分明，不但父親愛吃，孩子們也是吃不夠。

在我記憶中，我家還用過一個鋁鏊子。那是分家的時候，奶奶給我家的炊具之一。奶奶做主把鏊子給了我家，這樣一來，奶奶家就沒有了鏊子。母親每次烙餅，都多烙一點，讓孩子們給奶奶送過去。我去送餅，奶奶總是給我點零嘴吃。有一次，她老人家居然從口袋裏掏出5塊錢給了我，讓我買學習用品。嘗到了甜頭，每當母親烙好了餅，我都自告奮勇去奶奶家送。哥哥上高中那年，有一天放學回家，看見母親烙大餅，他對母親說：「娘，鋁製品有毒，不能長期使用，以後，咱家換一個鐵鏊子用吧！」母親說：「這個鏊子，你奶奶用了好幾年，有毒的話，家裏人不早就生病了，怎麼都好好的呢？」哥哥說：「反正老師說鋁有毒，不是我造謠。」

此後，母親烙的餅，哥哥一口不吃，在我家裏，哥哥是老大，他就是風向標，他不吃，我和弟弟也不吃。母親沒辦法，讓父親去大集上買來了鐵鏊子。自此，鋁鏊子正式退出了我家的歷史舞台，鐵鏊子取而代之，粉墨登場。多年之後，這一盤鐵鏊子成為我家的「有功之臣」。如今，它正以「鎮宅之寶」的身份，躲在角落裏，吟唱着平凡的歲月之歌。

歌星畫家

爽姐私語

林爽兒

去年聖誕節前忽然接到一個訊息，是來自加拿大溫哥華的雷安娜（阿Bell），我跟她認識多年，由她在電視台唱歌，參加不同演唱活動，到移民後，我到過溫哥華訪問她，就是這樣交往着，她回香港演出也遇上。去年她回港參加丘亞葵製作的《情牽煇黃經典演唱會》，與一眾歌星如葉麗儀、葉振棠、汪明荃、杜麗莎、張德蘭、華娃、羅家良、陳潔靈等演出。那陣子我協助做宣傳工作，所以見雷安娜的機會特別多。

去年聖誕前她聯絡我，還以為她又回來開騷，回來度假，誰知她說是回來開畫展。她說要返廣州為自己的畫展舉行預展，同時與粉絲見面。她的畫展叫《我愛狗狗》，顧名思義全部是以狗狗為主角的畫作，而展覽已在3月8日舉行。

之前她一直只是在唱歌，為什麼會忽然畫畫？原來又是疫情所致。她說疫情關在家沒有什麼事可做，便無聊地畫畫公仔、畫畫狗仔，因為她曾經養過5隻很可愛的狗狗，狗狗伴着她成長，每隻狗狗都令她極之懷念，腦海中常常會浮現牠們的聲與影，與狗狗的相處和對牠們的懷念，使她有了一些想法，便趁着疫情沒事做，拿起鋼筆，在白紙上畫着畫着，跟着又拿起顏色筆，在畫紙上繼續畫。小時候老師教她畫的東西，完全沒有畫過人物、動物，這個階段她卻像跳了級，狗狗的影像浮現，畫了自己的狗，朋友也要求她畫他們的狗，就這樣成就了畫畫這件事，還從加拿大跨過香港回大灣區，先在中山她的故鄉預展，再到廣州越秀區萬木草堂陳列館正式展出，就這樣完成了她的一次「創舉」。

我沒法子去看她的畫展，但我派了也是由加拿大回廣州作業餘演唱的老同學支持她，開幕禮那天到現場拍照、拍片，令阿Bell很開心，老實說必須讚吓我的同學仔的協力，也讚吓我自己，咱們都是有心人呢！

●雷安娜站在她的畫展開幕禮的巨型作品前開心拍照。　作者供圖

同在一個春天

鵬情萬里

趙鵬飛

人分南北，春天也分南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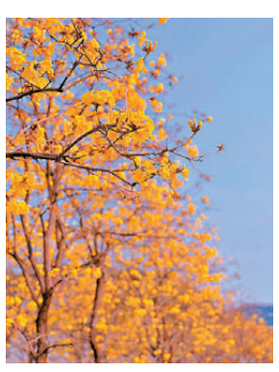
北方的春天，是肉眼可見的復甦，春回大地不止是詩意，也是一種具象。枯黃沉悶的殘冬底色之上，桃花、杏花、梨花、海棠花直接從沒有隻字片語的綠意枝頭迸發出來。桃花嬌艷，粉中露白，碩大的花朵熱烈真摯。杏花嬌嫩，柔白輕盈的花瓣，羞怯而秀氣。梨花勝雪，千樹萬樹宛若瓊枝。海棠花最為秀美，花枝婀娜花瓣紅白暈染得恰到好處。

從古至今，描摹北方春意，這四色花都是信手拈來的佳品。田間地頭，山野溪畔，庭院深深，柴扉竹籬，一樹芬芳，一枝出牆，一朵吐蕊，四下裏春意蕩漾，撩的人身暖心悅，眉梢眼角皆沾風情。以前的人沒有相機，更沒有手機，唯有將錦口繡心訴諸筆端，漫卷詩書，桃花笑春風，深巷賣杏花，梨花春帶雨，春心付海棠，遠比今日所謂無圖無真相一圖勝千言，來得真切靈動，巧思引人，更為後人留下無限遐想之地。技術進步不見得都是好事，多了冰冷的縝密和便捷，也少了斯人獨有的爛漫與哀愁。再往深裏想一層，千迴百轉的曲折衷腸，附着在費了一番思量的文字上，隔了千百年，重拾起來，字裏行間的飛揚婉轉，仍是滋味豐沛。音畫同頻的影像紀錄，確實留住了一段情境，可惜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是人與人的不相為謀。

較之北方，南方的春天更像是濃綠畫布上的五彩暈染。四季不落葉，終年無枯枝。無論開花與否，滿眼的綠意即便在秋冬，也能讓人如沐春風。但，時序輪轉，春天到底還是萬物生發的時節，杜鵑花、木棉花、山茶花、紫荊花開得熱烈奔放，開得擁擠喧囂。在城市，道路兩旁隨處可見的繁花似錦，形成一條條顏色明媚的色帶。在山鄉，無人機航拍鏡頭下，漫山遍野，或紅或粉或白的大面積色塊，恍若上帝視角打開的調色盤。早已馳名中外的貴州畢節百里杜鵑是一例。再有便是以嶺南春天為題的畫作，花朵壯碩的木棉花，幾乎都是壓倒性的主角。譬如陳樹人的《嶺南春色》、黎雄才的《越秀春色》、趙少昂的《木棉紅佔嶺南春》、楊善深的《嶺南春曉》，卷卷畫軸裏，木棉宛若火炬的巨大花朵，襯得紙面欲燃，春光滿眼。紫荊花雖是香港區花，受限於地方狹窄，栽種的密度可能還不如廣州深圳。尤其是廣州，海珠湖、大夫山、天河五山的華農校區，宮粉紫荊正進入盛花期，如粉如雲，燦若煙霞，不輸日本櫻花。

這幾年，黃花風鈴木很受歡迎，尤其是大灣區各地，因為氣候相宜，城市綠化多有栽種。道路兩旁，屋苑前後，都能看到一樹一樹的明艷花朵。在香港機場附近，一段種滿黃花風鈴木的路，這幾日花開如虹，引得城中人呼朋喚友紛紛前往打卡，頗有些春意盎然的氛圍感。

北方的春天蓄勢而為，是一個季節對另外一個季節的孕育，也是一個季節對下一個季節的鋪陳。南方的春天齊頭並進，是一個季節對另外一個季節的疊加，亦是一個季節對所有季節的肆意綻放。水土滋潤，氣候氤氳，投射在人的身上，北方的剛健為突破積蓄力量，南方的柔韌為巨變提供緩衝。同在一個春天，南北方的精神共振，也讓這個國度在季節輪轉中始終精神共振。



●香港機場的黃花風鈴木。　作者供圖

教人老去的《青春末世物語》

路地觀察

湯禎兆

《青春末世物語》為日本導演空音央首部劇情長片，坊間評價甚佳。不少人覺得它主題深刻，以近未來日本為背景，借學校呈現諸多政治元素，如政府管制、殖民歷史等，引發觀眾對社會公平、種族問題的思考，同時真實刻畫青春成長。很多人稱讚其畫面攝影出色，乾淨清澈，鏡頭運用精妙。音樂運用巧妙，展現音樂對少年的精神寄託意義。敘事完整，節奏把握恰當。電影獲得香港亞洲電影節「亞洲新導演獎」。

不好意思，對我來說，看空音央的《青春末世物語》，真的令人不得不承認老去的無奈。這位30歲出頭的坂本龍一之子，要去刻畫青春面對權力的兩種態度，其實絕無難度，問題是日本有太多此方面的名作珠玉在前，一看便教人覺得不對勁，呵欠連連。

是的，正如導演自己所言：「有人批評，角色的反叛太激進或太古板，像1960年代的日本學運，脫離當下語境。但也有不少年輕人看完，共感角色的沮喪、恐懼與憤怒。雖然這樣講，右翼可能會不爽。」但當中所指的「人」，大抵應屬作者的同代人。餐廳運動中人的高歌，後來成為男女主角的「主題曲」——我不知以上的處理，日本學運影像一代的創作人看後有何感想——其實我只想說，不如先好好看看大島渚及神代辰巳的作品。

此所以剛才導演的「脫離當下語境」，也即是我們口頭中慣用的「離地」，我覺得是準確的回應——只不過並非如導演所指的，因擬似了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學運，而脫離25年的時空離地。而是取材上騎劫了運動片的軀殼，卻完全輕化及娛樂化了當中的邏輯，確實乃「堅離地」之作。